

## 殷卜辭「來艱」句式及用例探討\*

陳信安\*\*

### 摘要

「艱」字字形包含「媯」、「艱」以及部分「冥」，於卜辭中多作災咎使用，且常與「來」組成「來艱」詞組，本文先依其於卜辭出現位置將其分為「命辭部分」及「占辭與驗辭部分」，再依句式將這命辭部分卜辭分為「其有來艱自某／亡來艱自某」、「其有至艱／亡至艱」、「今日亡來艱／今夕亡來艱」、「自某有來艱」四類，以及不列入正文之「其有來自某」，並根據字形、組類分述之，探討各組類用字、用詞習慣以及「來艱」卜辭特色；占辭與驗辭部分則由其卜辭事類、內容探討其使用範圍。

經過對比可以得知，「來艱」不單單指某處發生災禍，而是涵蓋訊息來的過程，即「收到從某處來的災禍」之意，其事類大多以軍事為主，但不僅限於軍事，奴隸逃逸、糧倉毀壞等災禍皆可以見於來艱卜辭，而統整災禍地點後可以得知畢、冥、沚、方等地點或方位，其中大部分地點為商王統治之區域，比較有爭議的方亦有作為地名使用之例，且卜辭未見「來艱自某方」，故本文以為其使用範圍為商王的統治區域，根據「自」後的文字可以得知商王統治下的某個區域或某個方位發生災害，故「有來艱自某」應作「某處有災禍之事傳來」。

**關鍵詞：**殷卜辭、「其有來艱」、「亡來艱」、「至艱」、卜旬卜辭

---

\* 本文初稿曾在 2024 年 11 月 16 日於「道南論衡 2024 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」宣讀，由羅睿晰先生講評並提供修改建議，會議前後共蒙四位《道南論衡》匿名審查者寶貴的修改意見，使本文得以修正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\*\*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學生。



## 一、前言

甲骨卜辭中「艱」字多見於賓組及出組卜辭，字形隨組類而有所區別，賓組作「𦨇」、「𦨇」，隸作「媯」，由「女」、「壹」組成，「壹」中間偶有橫畫；出組多作「𦨇」，隸作「艱」改由「𡇃」、「壹」組成，兩組用法相似。另有一小部分「艱」字形作「𦨇」，用法與「媯」相同，花東子卜辭又可見「艱」以及「𡇃」，其用法與前者相似，釋為「艱」。此外，歷組有《合》32017 與《合》35253 兩組殘辭，<sup>1</sup>兩組卜辭中皆有一「𦨇」字，字形與「𡇃」相似，而其上缺一橫畫，根據文意亦應將其讀為「艱」。

「艱」於卜辭中多表示災咎之義，其字形及字義於目前學界已有諸多討論，而學者大多聚焦於「艱」字上，實際上「艱」除了單獨使用外，更常見的用法是與「來」合併為「來艱」一詞，而當上述不同組類、字形之「艱」與「來」或「至」組合之後，其義可以相通，而句式則有所差異，就本文所見便有「其有來艱自某」、「亡來艱自某」、「允有來艱自某」、「今日亡來艱」，又有省略「來」之「自某有艱」，省略「艱」之「有來自某」，以「至」代換的「其有至艱」等等，不同組類有其常見句式，其於卜辭中出現位置亦有差別，關於這個議題，葉正渤〈卜辭「來媯」研究〉對於「來艱」有初步的探討，認為其所指對象多為四方方國的侵擾掠殺；<sup>2</sup>江俊偉〈「來艱」卜辭與殷商地理空間觀念補議〉從「來艱」卜辭探討殷商四方、中與方、內與外的概念；<sup>3</sup>而武亞帥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則從語法著手討論「其有來艱」一詞，分析了「來艱」的句型，認為「來艱」是一種施事性賓語結構，表示某個時間有某種災禍降臨，<sup>4</sup>至此「來艱」之性質、語法皆有一定的釐清，而上述文章對於組類、字形方面少有著墨，且對於句式、用例的討論尚有討論空間，故本文欲統整前人於「艱」字形、字義之說解，探討其字流變，再以常見之「來艱」句式、用例為主，加以組類區別，以便於更好釐清殷商卜辭

<sup>1</sup> 《合》32017 即《甲骨文合集》編號第 32017 之甲骨，為方便敘述，下文《甲骨文合集》簡稱《合》；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簡稱《合補》；《蘇、德、美、日所藏甲骨》簡稱《蘇德美日》；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》簡稱《東文研》；《小屯南地甲骨》簡稱《屯南》；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簡稱《英藏》；《懷特氏收藏甲骨文集》簡稱《懷特》；《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甲骨文字》簡稱《天理》；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簡稱《花東》，茲不贅述。另外，本文資料主要以漢達文庫 (<https://www.cuhk.edu.hk/ics/rccat/>) 為檢索工具檢索文中甲骨文著錄書之卜辭，再輔以《甲骨文合集》、《甲骨文合集釋文》等著錄書核對，故組類以漢達分類為主，若有疑義則會以自身經驗判斷甲骨組類。

<sup>2</sup> 葉正渤：〈卜辭「來媯」研究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2004 年第 1 期，頁 14-17。

<sup>3</sup> 江俊偉：〈「來艱」卜辭與殷商地理空間觀念補議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2023 年第 1 期，頁 53-60。

<sup>4</sup> 武亞帥：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，《河北北方學院學報》第 32 卷第 3 期（2016 年 6 月），頁 10-13。

「來艱」的用法。

## 二、「媯」、「艱」字說解

賓組卜辭常見「媯」一字，學界於此字有諸多討論，早期學者孫詒讓以之為「嬉」之省；<sup>5</sup>羅振玉以為「𠂔」，讀若樹，為官名，<sup>6</sup>王襄以之為「豎」，亦以為官名；<sup>7</sup>郭沫若以為其象壹旁有人跽而戍守之，為古「蠶」字，讀為「戚」亦可讀為「咎」；<sup>8</sup>唐蘭從孫詒讓之說，以其為「嬉」之省，唐氏對於「媯」之解說甚細，將其讀為「艱」，<sup>9</sup>發現了「媯」、「艱」使用時代的差異：

卜辭用媯字者，其卜人為：亘、𦨇、平、辰，諸氏，皆武丁時，惟上文所舉之兄，為祖庚或祖甲時。用𠂔字者為出，用艱字者為旅、大、即、妣、並祖庚祖甲時卜人。由此可知早期多用媯字，後期多用艱字；早期多卜生媯，而晚期多卜亡艱。<sup>10</sup>

唐氏觀察入微，其說以現今組類分類即「媯」見於賓組，而「艱」見於出組，孫海波、屈萬里、李孝定、饒宗頤等人皆從其說，<sup>11</sup>現今學界亦多釋其字為「艱」，惟將「媯」以為「嬉」之省尚有討論空間，卜辭中已見「嬉」字，《合》3097有一例：「丙戌卜，爭貞：取黃尹丁人嬉。」對此趙鵬《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於斷代的意義》已有論述：

「某+丁人+某」這一人名結構形式中「丁人」後面的「某」是私名。例如：「單丁人豐（137 正）」、「黃尹丁人嫵（3096）」、「黃尹丁人嬉（3097）」、「斬丁人幼（13720）」，其中的「豐」、「嫵」、「嬉」、「幼」都是私名。同時期卜辭中有「黃尹丁人嫵（3096）」和「黃尹丁人嬉（3097）」，說明某一族中身份為「丁人」的女性應該不止一個。<sup>12</sup>

將「嬉」視為私名。至於《合》2726 反的殘辭：「𢃏嬉示𢃏。」趙鵬則其與《合》

<sup>5</sup> [清] 孫詒讓：《名原》（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），卷下，頁 28a。

<sup>6</sup> 羅振玉：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（東方學會，1927 年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），卷中，頁 24a-24b。

<sup>7</sup> 王襄：《簠室殷契徵文考釋》，收入唐石父、王巨儒整理：《王襄著作選集》上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690。

<sup>8</sup> 郭沫若：《卜辭通纂》，收入《郭沫若全集》考古編第 2 卷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2 年），頁 390-392。

<sup>9</sup> 唐蘭：《殷墟文字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 年），頁 75-81。

<sup>10</sup> 唐蘭：《殷墟文字記》，頁 79。

<sup>11</sup> 相關論述及書目見表一。

<sup>12</sup> 趙鵬：《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於斷代的意義》（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，2006 年），頁 90。

6040 白：「戊申婦喜示四屯。亘。」對比，認為「嬉」為「婦喜」的女化字，<sup>13</sup>可以知道「嬉」於卜辭中表示人名，與「媯」應為二字。

殷康以為「媯」象人對鼓而坐之形，有守鼓之意，此看法與郭沫若相似，其於解釋字義時引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「幽王為烽燧大鼓，有寇至則舉烽火。」認為殷商在面臨「外寇」侵犯之時便會擊鼓警報，「媯」用鼓之形與此有關。<sup>14</sup>

出組卜辭常見「艱」字，相較於「媯」，其論述大致相同：羅振玉以《說文》：「艱，土難治也。从董，艮聲。籀文从喜作媯。」便以「艱」為「媯」，即「艱」；<sup>15</sup>王襄亦以之為古艱字；<sup>16</sup>楊樹達同樣以「媯」為「媯」，即「艱」之或體，在依卜辭有「來媯」一詞，類比推之「來嬉」亦為「來艱」；<sup>17</sup>孫海波以為「董」當訓為「艱」，而「媯」可以省作「董」，「來媯」便省為「來董」，即為「來艱」；<sup>18</sup>唐蘭從文字演變的角度探討，以為「媯」乃「艱」後世增繁，而卜辭之「艱」用為艱難之義，並引《尚書·大誥》：「有大艱於西土」與卜辭呼應，又引《周易·大有》：「艱，則無咎」認為「艱」與「咎」有殊。<sup>19</sup>

「媯」、「艱」的相關論述大致如上，為方便比對，本文將其整理成以下表格：

表一

文字學者	媯	艱（媯）
孫詒讓	「嬉」之省。	
羅振玉	「亘」，為後世僕豎之豎，卜辭又或从女。	《說文》：「艱，土難治也。从董，艮聲。籀文从喜作媯。」
王襄	古「豎」字，為疆場奉使節之小臣。	古艱字。
郭沫若	古「媯」字，讀為「戚」亦可讀為「咎」。	
楊樹達	「來媯」亦稿為「來艱」。	「媯」為「艱」之或體。
唐蘭	「嬉」之省，讀為「艱」，同「艱」。	「媯」乃「艱」後世增繁，而卜辭之「艱」用為艱難之義。

<sup>13</sup> 趙鵬《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於斷代的意義》，頁30、85。

<sup>14</sup> 殷康：〈古鼓和古文鼓字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79年第3期，頁196-199。

<sup>15</sup> 羅振玉：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卷中，頁74b。

<sup>16</sup> 王襄：《簞室殷契類纂》，收入唐石父、王巨儒整理：《王襄著作選集》上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136。

<sup>17</sup> 楊樹達：《卜辭瑣記》，收入楊樹達著：《楊樹達文集》之五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18。

<sup>18</sup> 孫海波：〈卜辭文字小記續〉，《考古學社社刊》1936年第5期，頁56-57。

<sup>19</sup> 唐蘭：《殷虛文字記》，頁83。

孫海波	含有災害之意，唐蘭云讀如「𩫑」。 <sup>20</sup>	「𩫑」為「𩫑」之省，訓為「艱」。
屈萬里	「艱」，謂艱困之事。 <sup>21</sup>	
李孝定	卜辭言有來艱亡來艱者，卜未來之有無災禍。 <sup>22</sup>	
饒宗頤	「來媯」舊讀「來𩫑」，甚韙。國有難作曰「艱」。 <sup>23</sup>	
殷康	象人對鼓而坐之形。	

「𩫑」由於金、籀文可見相似文字如「𩫑」，為後世「艱」字，有傳世文獻確有類似文句可與卜辭用法呼應，基本可以確定無誤，而「媯」義之論述雖多，然其卜辭用例與「𩫑」相似，至唐蘭所論後逐漸定論為「𩫑」，即「艱」，目前學界亦多圍繞此種論述探討二字，在王卜辭中「媯」與「𩫑」有時代先後的順序，然在花東子卜辭被發掘後，陳劍便提出「𩫑」在武丁時期便已存在，只是賓組不用此字，<sup>24</sup>孫俊、趙鵬於〈「艱」字補釋〉基於此點探討了「媯」與「𩫑」於語義上的區別：

區別在於「媯」可泛指所有的「艱」，其中主要指外族入侵之艱；「𦥑」、「𦥑」、「𦥑（部分）」、「𩫑」主要指其他之艱。從分佈組類來看，「媯」主要用於賓組和出組一類卜辭，「𦥑」、「𦥑」、「𩫑」可用於武丁時期的各組類卜辭。到了祖甲時期的出組二類卜辭，「𩫑」逐漸取代了「媯」，這也體現了漢字發展的形聲化趨勢。<sup>25</sup>

其說大致無誤，詳細地探討了「媯」、「𩫑」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與前二者相通之「𦥑」的關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「媯」象人對鼓而坐之形，屬於象意字，而「𩫑」學者多以之為形聲字，二字於武丁時期便已用於卜辭，只是王卜辭與非王卜辭所用之字不同，至出二後才漸漸以「𩫑」為「來艱」之「艱」，在此之前「媯」、「𩫑」基本不出現混用的情形。

<sup>20</sup> 孫海波：《甲骨文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），頁 341-342。「媯」字未列條目，《甲骨文字詰林》頁 2793 引其《甲骨文編》卷 12 之「嬉」字論述為「媯」，有誤，實際上應見於卷 8 之「𠂔」，「媯」列於其旁。

<sup>21</sup> 屈萬里：《殷墟文字甲編考釋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第 6 冊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20 年），頁 442。

<sup>22</sup> 李孝定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 年），頁 3695-3696。

<sup>23</sup> 饒宗頤：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，收入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卷 2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124。

<sup>24</sup> 陳劍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 年），頁 333 註 2。

<sup>25</sup> 孫俊、趙鵬：〈「艱」字補釋〉，參見：[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995#\\_ednref43](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995#_ednref43)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9 月 18 日。

上述學者對於、「媯」、「艱」的探討細緻，而對於「來」與「艱」的關係著墨不多，本文以為「艱」與「來」有一種傳遞的關係，前文我們可以看到古時軍隊駐守時以烽火及擊鼓警報外族入侵，而當軍情從邊疆傳遞至首都需要一定時間，故而用來表示「傳來」、「過來」之意，故賓組卜辭中用「媯」而不用意義相近之「莫」。

### 三、命辭「來艱」句式整理

卜辭中「來艱」一詞出現位置可能為命辭、占辭或驗辭，其於命辭中出現次數較多，句式隨組類不同而有所差別，句式變化不大，其後偶有占辭，然大部分僅見命辭，本文依句式分為下列數類：

#### (一) 「其有來艱」／「亡來艱」

「來艱」卜辭中有百餘例例明確直接卜問是否有來艱的辭例，而其中有數十例句式作「其有來艱（+自+賓語）」，這種情形多見於賓組，出組可見數例，「其有來艱」後之「自」及賓語可以省略，下舉數例：

##### (1) 貞：亡來媯。 一

乙未卜，殷貞：其出來媯。 二

貞：亡來媯。 二

《合》672 正+《合》1403+《合》7176+《合》15453+《乙》1360+  
《乙》2462+《乙》+6209+《乙》8576 (典賓 A)<sup>26</sup>

##### (2) 亡來媯。 二

《合》685 正 (典賓 A)

##### (3) 貞：其出來媯。 一

貞：亡來媯。 一

《合》698 正 (典賓 A)

##### (4) 貞：其出來媯。 一 二 告 二 三

亡來媯。 一 二 三

《合》716 正 (典賓 A)

##### (5) 貞：亡來媯自方。

<sup>26</sup> 繕合見李愛輝：〈甲骨拼合第466～475則〉第472則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2091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年7月2日。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簡稱《乙》，下不贅述。

貞：亡來媯自方。

貞：旬亡來媯自方。

《合》6668 正（典賓 B）

(6) 貞：旬□來媯□方。 一

《合》6669（賓出）

(7) 貞：旬□來媯自方。

《合》6670（賓出）

(8) 貞：其出來媯自北。四月。 一

癸亥卜，古貞：旬出求，其出來□自東。 一

貞：其出來媯自南。 一 賓三

《合補》5073+《合》16950（賓三）<sup>27</sup>

(9) 貞：亡來媯自南。 三 三

《合》7093（自賓間）

(10) 貞：其出來媯自西。 一

《合》7094（賓出）

(11) 貞：亡來媯自西。 一 二 二告

《合》7099 正（典賓 B）

(12) 壬戌卜，殷貞：今十月其出來媯。

《合》7137（賓一）

(13) □□來媯自西。 □□□ 四 □

貞：亡來媯自西。 一 二 三 二告 四 五

《合》7427 正（典賓 A）

(14) 乙丑卜，賓貞：唐~~𠂇~~歲不我齎，亡來媯。用。 三

《合》1306（賓三）

(15) 貞：冥亡來媯。 一 二 三 四 五

《合》11460 正甲（典賓 A）

(16) 貞：旣咸~~𢃑~~丁宗，其出來媯。

<sup>27</sup> 繼合見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》第 192 組，參見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7 月 2 日。

《合》13537 正（典賓 B）

(17) 貞：今日其出來艱。

《合》14469 反（典賓 B）

(18) 貞：其出來艱自沚。一 二 二告

貞：亡來艱自沚。一 二 三 四

《合》5532 正+《乙補》6642（典賓 A）<sup>28</sup>

「出來艱」、<sup>29</sup>「亡來艱」卜辭可以單獨出現於卜辭中，亦能以對貞的形式出現，(1)、(3)、(4)即為最簡省之對貞句式，「其」字擺於「出來艱」之前，按司禮義之觀點，若對貞中一方用「其」字，另一方不用，則用「其」字之辭例為卜問者不願發生的，<sup>30</sup>故卜問者不願「來艱」之事發生，此類句式除卜問是否有災咎之外，難以得知其餘資訊，除本文所引尚有十餘例卜辭為此類句式。

(5)、(6)、(7)、(9)、(10)、(11)、(13)、(18)則於「來艱」之後附有賓語，對象包含「東」(見(8))、「西」、「南」、「北」、「方」、「沚」等，其性質茲述於下文，「東」、「西」、「南」、「北」即四個方位，卜旬卜辭驗辭常見「允有來艱自+方位」即可證之，其後多接敵對方國侵略對應方位之城邑之事；「沚」為地名，張宇衛《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——以賓組、出組、歷組為例》云：

「沚」為地名，其封君為「沚戩」，為武丁時期重要的人物，涉及到討伐呂方、土方等方國，且受到呂方、土方的威脅。<sup>31</sup>

「沚戩」為商王治下的重要將領，常為商王征伐敵對方國，在「來艱」卜辭中常作為稟告「艱」的人物出現，而「沚」在卜辭中時與殷商敵對，時又為殷商所統治，而(18)「來艱」一詞的解釋決定了其狀態，王坤鵬〈商代沚方考〉云：

辭（8）貞問從沚方那裡有沒有遭入侵之類的壞消息傳來。所謂「艱」主要指敵對國族入侵邊邑、擄掠人口之事，為商人習語，周初尚在使用，《尚書·大誥》云：「有大艱於西土」。「來艱自沚」即辭（9）「來艱自西」，是沚

<sup>28</sup> 繕合見林宏明：《醉古集——甲骨的綴合與研究》060（臺北：萬卷樓，2011年），頁78。《殷墟文字乙編補遺》簡稱《乙補》，下不贅述。

<sup>29</sup> 卜辭中「艱」字形作「媯」或「麌」，為方便辨認，引文從其本形，本文除特別討論其字形，皆用其義「艱」。

<sup>30</sup> Serruys, Paul L.-M. (司禮義)：“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”. T'oung Pao 60.1-3. pp.12-120.

<sup>31</sup> 張宇衛：《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——以賓組、出組、歷組為例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3年），頁31。

所報告的內容。<sup>32</sup>

其說以「來艱自沚」即「來艱自西」過於武斷，然其於「來艱」之解釋甚是，「來艱」使用之範圍大多為商王統治之區域，下文驗辭中常有某方侵略我某地的辭例，如：

(19)癸未卜，殷貞：旬亡𠂇。王占曰：「𠂇求，其出來媧，氣至。」七日己丑允出來媧自西，徵戈化告曰：「吉方圍于我奠…一。」

《合》584 正甲+《合》9498 正+《合》7143 正  
+《合補》6523+《合補》5597（典賓 B）<sup>33</sup>

「徵戈化告曰：吉方圍于我奠」即為來艱自西的內容，其焦點在於某處傳來災禍之事，《合》6057 正亦有「允出來媧自西。沚戩告曰：『土方圍于我東畧，翦二邑。吉方亦侵我西畧田。』」消息從西方傳來，然出現了東畧、西畧兩處遭到圍攻的情形，詳細情形茲於後文論述，而總總跡象說明「沚」此時處於商王統治下的機率很高。

至於「方」所指為何實難定論，其於卜辭中可以表示的意思繁多，且常為方國之簡稱，本文於《合補》1760 正見一辭例：「旬亡𠂇…允出來媧自西，𠂇告曰…翦鼈、夾、方、臬四邑。十三月。」馬盼盼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將此處的「方」與其餘三地分類於𠂇族的領地，<sup>34</sup>張秉權〈卜辭𠂇正化說〉認為「方」地與「𠂇」地相近，<sup>35</sup>可見「方」可作為地名解釋。從卜辭內容來看，此時𠂇族與商王的關係應與沚戩相似，且卜辭中「𠂇」應為「𠂇正化」，曾為商王征伐過方國。按照《合補》1760 正的事例以及(18)沚亦有「來艱」之例，本文以為此處的「方」亦屬於商王治下。

上述(8)於同版出中出現三個方位，「來□自東」缺字按其餘辭例可推知為「媧」，這條辭例提供的信息量最多，包含日期、貞人，卜辭較為完整，而第一條「來媧自北」則記錄了時間，從原版辭例分布來看「東」與「南」位於同一行且緊密連接，可以確認是卜問同一件事，「貞：其出來媧自南」則減省了許多資訊，除上述日期、貞人外，連「來艱」之「來」亦省去不刻，除此例提供明顯的證據外，卜辭尚有數例僅寫「出來」的例子，可以得知「來」可省略不刻，與另一種省略「艱」的「來艱」卜辭相對，而在卜辭中若想表達複數方位的話，刻辭會將

<sup>32</sup> 王坤鵬：〈商代沚方考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17年第3期，頁60。

<sup>33</sup> 繕合見蔡哲茂：《甲骨綴合彙編》585（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511。

<sup>34</sup> 馬盼盼：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（北京：吉林大學古文字學博士論文，2022年），頁152。

<sup>35</sup> 張秉權〈卜辭𠂇正化說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29本下冊1958年11月，頁782。

其刻進同一條卜辭，如《合》28789：「□其逐沓麋自西、東、北，亡災。」故此處「東」、「南」之「來艱」卜辭或為一種選貞，至於「來殤自北」位於「出殤自南」辭例的上方偏左，有明顯的界畫區分，其卜問之事應與下方「東」、「南」不同。

(12)、(17)在「來艱」前面刻有時間，其範圍可以從「今日」、干支至月份，表示特定時間是否有災禍傳來，與(8)的第一條將時間置於後方不同，後者為卜問的時間，(12)的干支為「壬戌」，表示其並非卜旬卜辭這種例行卜辭，而是特地卜問是否有災咎，其時間為何為「今十月」無從得知；(17)時間為「今日」，這個詞彙在出組「來艱」卜辭中極為常見，其性質為例行性卜辭，而賓組通常不刻時間，又無一條卜辭之命辭句式為「時間+其出來殤+自+賓語」，無法確認「其出來艱」為「今日其出來艱」的簡寫，故本文暫時將其視為強調特定時間之卜辭。(15)在原骨背面有一條辭例：「王占曰：『其有來殤。』」(《合》11460反)明顯為其占辭，「來艱」前方之「冥」為地名，鐘柏生〈冥地考〉除此例外又舉出十餘例卜辭證之，<sup>36</sup>而根據前述，其應為商王統治下之區域，此為目前唯一將地名移至「來艱」之例，因句式與時間相似故將其分入此類。

(14)、(16)卜問性質較為特殊，(14)「𠂔歲」常於祭祀卜辭中出現，「唐」為成湯，卜辭中有數例「𠂔歲于唐」的例子，比較特別的是這條辭例將「唐」移至「𠂔歲」之前，在卜辭中有「于+祭祀對象+祭祀動詞」以及「祭祀對象+祭祀動詞+祭品」的用法，此處或許省略部分字辭，或是單純將其視為一種被動的用法，即「唐被𠂔歲」。「𦨇」亦難以解釋，陳劍〈甲骨金文舊釋「𦨇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曾有相關討論：

(19)《合集》1306：乙丑卜，賓，貞：唐𠂔歲，不我𦨇，亡來艱。

(20)《合集》9419 正 (《甲編》2102)：癸丑卜，□，貞：唐𠂔𦨇□

(20)「𦨇」字屈萬里先生《殷虛文字甲編考釋》釋為「鼎」。島邦男《殷墟卜辭綜類》397.1、《類纂》第 1064 頁則皆收在「𦨇」字下。細審其形（見本文開頭 G 類字形中所舉），釋「𦨇」可信。(20)雖殘，但因「唐𠂔」連言的辭例很少見，完全可以推斷它跟(19)當係同文卜辭。是「鼎」與「𦨇」為一字之證。另外《合集》15874 也有殘辭存「唐」、「鼎」兩字，不知是否與《合集》1306 同文。(19)、(20)兩辭「鼎」與「𦨇」字用法較為特別，其義待考。<sup>37</sup>

<sup>36</sup> 鐘柏生：〈冥地考〉，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，1996 年），頁 12-16。

<sup>37</sup> 陳劍：〈甲骨金文舊釋「𦨇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，參見：<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281>，

陳劍以為「鼎」、「鼎」為一字，而其文以「鼎」為祭祀動詞，則與其同為一字之「鼎」（即(14)之「鼎」）亦應與祭祀相關。張玉金《甲骨文語法學》云：「在『不』和謂語動詞之間還可出現前置代詞賓語和前置代詞間接賓語。」<sup>38</sup>並舉《合》95：「貞：祖辛不我害。」、《合》20391：「乙酉卜，王貞：自不余其見。」等辭例佐證，從語法上來看或許可行，故本文試將「鼎」視為一種動作，又卜辭中可見「某+不我+負面動作」以及「某+不我+其+正面動作」，如《合》95：「貞：祖辛不我害。」以及《合》14191：「貞：帝不我其受虫。」按照規律，則「鼎」應該是一種負面的動作，再結合後面的「亡來姪」，此辭例應解釋為「對唐<sup>4</sup>歲所以其不會對我鼎，沒有災咎發生」，「鼎」為災咎義動詞。<sup>39</sup>

至於(16)之「咸」，蔡哲茂〈論殷卜辭中的「寸」字為成湯之「成」——兼論「𠂔」「𡇕」為咸字說〉曾探討「咸」為「成湯」的例子，<sup>40</sup>然其並未提出此處的「咸」為「成湯」，而「𡇕」義不詳，左勇〈甲骨文所體現的商代建築技術舉例〉從字形上探討，認為此字或與修繕屋頂之意有關，<sup>41</sup>然並無辭例佐證，尚有討論空間，本文亦難以斷定此字為何義，卜辭中有兩例相關辭例：

(20) 貞：咸𡇕丁宗。 三

《合》13536（典賓 B）

(21) 貞：𡇕□𡇕丁宗。 十三月。 三

《英藏》1399+《合》13540<sup>42</sup>

三條辭例結構相同，若將「咸」理解為「成湯」則難以文從字順，此「咸」似當看作副詞，表「完畢」義。「丁宗」之「丁」與卜辭中可以表示「日名」、「武丁」、「嫡」等義，本文以為卜辭中可見「祖丁宗」、「大丁宗」、「中丁宗」、「父丁宗」、「文武丁宗」等詞，認為「丁宗」為祖先宗祠的可能性較大，然「咸𡇕丁宗」所指為何待考。(16)卜問「𡇕咸𡇕丁宗，其虫來姪。」是以可能有災咎的假設來卜問，即「不咸𡇕丁宗的話，會不會有災禍傳來」，故本文以為「咸𡇕丁宗」應為一種「必須」或「應當」的行為。

---

瀏覽日期：114年3月7日。

<sup>38</sup> 張玉金：《甲骨文語法學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47。

<sup>39</sup> 本文以為卜辭中常見「某+不我+其+正面動作」、「某+不我+負面動作」，故將(14)之「我」讀為「我」，但不排除將「我」讀為「宜」，將卜辭斷為「唐<sup>4</sup>歲，不宜，肆，亡來艱」的可能性。

<sup>40</sup> 蔡哲茂：〈論殷卜辭中的「寸」字為成湯之「成」——兼論「𠂔」「𡇕」為咸字說〉，參見：<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1223>，瀏覽日期：113年7月6日。

<sup>41</sup> 左勇：〈甲骨文所體現的商代建築技術舉例〉，《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》2017年第3期，頁7。

<sup>42</sup> 繕合見周忠兵：〈甲骨新綴三組〉第三組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532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年7月6日。

除前引卜辭，《合》7085 有一殘辭：「□子卜，殷貞：其□□□自商。王占□：…嬪，氣至…出來…王申…」《合》7086 亦有一殘辭：「□亥卜，殷貞：…嬪自商。□□曰：其…一」因過於殘缺故本文未詳細討論其內容，然《合》7085 殘失部分或為「有來艱」之辭，《合》7086 甚至僅殘「艱」前之字，按來艱使用之場合應為商王統治之區域，「商」亦為一佐證。

綜上所述，「其有來艱」／「亡來艱」類卜辭的使用範圍有一定框架，除了方位之外，為商王統治之區域可能性很高，此外其日期、事類等由於證據不足皆難以探討其規律，不過明確言明事類的辭例明面上皆與軍事關係不大。

## (二)「其有至艱」／「亡至艱」

「至」與「來」的關係相近，武亞帥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云：

對「有來艱」中「來」字的釋義，《甲骨文字典》認為當訓為「至也」，並以《乙編》6378「貞，其有來艱自西」為例。卜辭當中也有「有至艱」的用法，如：

3. 貞：甲辰其有至艱。(《合集》7187 正)

4. 貞：翌甲辰其有至艱。(《英藏》646 正)

《甲骨文字典》在解釋「至」時，列出的第一個義項是「來也」，並以《籃典》103「其隹甲有至吉」為例。來、至互訓，結合辭例，這裡的「來」，當是由「往來」之「來」的返回意引申出的「來臨」與「到來」之意。<sup>43</sup>

基本已言明「至艱」與「來艱」於卜辭中意義相近，而「至艱」數量相較於「來艱」極少，本文茲將其歸入「來艱」卜辭之中，又其用字與之不同，故分一類別論之。

「至艱」卜辭於王卜辭僅見兩例，即前述引文所提及：

(22) 貞：□甲辰其出至嬪。

《合》7187 正（典賓 B）

(23) 貞：翌甲辰其出至嬪。

《英藏》646 正（典賓 B）

(22)「甲辰」前缺一字，應同(23)為「翌」，單就這兩條辭例難以看出「來艱」與

<sup>43</sup> 武亞帥：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，頁 10。

「至艱」的差別，其用法可謂一致，而將範圍擴大至非王卜辭如花東卜辭，就可以發現卜辭中不見「來艱」一詞，取而代之的便是「至艱」，如：

(24) 己亥卜：其又至莫。一

《花東》179

(25) 戊卜，貞：亡至艱。一

《花東》208

(26) 戊戌卜：又至莫。一

《花東》290

花東卜辭「艱」有「

### （三）「今日亡來艱」／「今夕亡來艱」

「今日亡來艱」見於出組卜辭，為其最常見之「來艱」卜辭，其「艱」字形與賓組不同，與前述花東卜辭構形相同作「

(27) 壬午卜，出貞：今日亡來艱自方。

《合》24149（出一）

(28) 辛亥卜，祝貞：□日亡來艱自□。

□丑□，祝□：今日亡□艱□方。

《合》24153（出一）

(29) 庚寅卜，肩貞：今日亡來艱。一

《合》24170（出二）

(30)庚寅卜，出貞：今夕亡…艱。

《合》24171（出二）

(31)癸卯卜，旅貞：今日亡來艱。 一

《合》24173（出二）

(32)□卯卜，肩□：今日□來艱。 一

《合》24174（出二）

(33)丙午卜，貞：今日亡來艱。

《合》24175（出二）

(34)丙午卜，□貞：今日亡來艱。 一

《合》24176（出二）

(35)丁未卜，即貞：今日亡來艱。

《合》24177（出二）

(36)庚戌卜，□貞：今日亡來□。

《合》24178（出二）

(37)己巳卜，貞：今夕亡來艱。

《合》24206（出二）

(27)、(28)為出一卜辭，這時期「艱」字形大多與賓組相同作「媯」，然其已有「今日亡來艱」之句式，故本文以為此句式應從出一開始逐漸固定，而後趨於成熟，值得注意的是(27)、(28)的「艱」字形不同，有從「媯」向「艱」過渡的現象，出一還有一個特徵便是其「來艱」之後有「自方」一詞，「方」於前述(5)已見過，茲不贅述。

出二「今日亡來艱」大概可見六十例左右，其句式基本如(29)至(37)，「來艱」之後已不見「自某」，關於這點可能是這個時期貞人習慣省略不言，這個時期的「來艱」卜辭幾乎不見對貞，不言「有」而言「亡」，與「旬亡咎」相似，命辭之中傾向於不發生此事；且其干支常具有連貫性，可能是此時發生了一些事情讓商王決定每日占卜是否有災禍傳來，出二另一句式「今夕亡咎」，此句式常可見連續干支出現於同一版，如《合》24260便出現了「丁卯」、「戊辰」、「己巳」、「庚午」、「辛未」連續五天卜問「今夕亡咎」，「今日亡來艱」概念應與之相同，然目前所見其相關卜辭皆為殘片，除了以相關句式類比之外並無直接證據證明同版有連續卜問的現象，僅於此備一說。

(四)「自某有來艱」

「來艱」卜辭還有一種比較少見的命辭句式，即是將「自某」置於「來艱」之前，「來」可省略不寫，辭例如下：

(38)癸酉卜，貞：其自畢出來艱。

貞：不自畢出來艱。十一月。一

《合》557（賓三）

(39)癸丑卜，出貞：旬出來艱，其自西出來艱。

《合》24146（出一）

(40)貞：其自南出來艱。一

《合》24147+《合》26770（出一）<sup>44</sup>

(41)貞：其自方又…艱…。

《合》24152（出二）

這類卜辭與前述第一類卜辭「其有來艱」相似，然不見「亡來艱」，」基本上就是訊息較多且調換位置的「其有來艱」，直接併入第一類也並無不可，然其語詞位置較第一類有所變故，本文茲另立一類討論。

(38)為對貞，為卜問畢會不會有災禍傳來，可以將其與第一類卜辭對比，第一條辭例可以當成是將「自某」的位置調換，第二條辭例用法特殊，僅《合》17409 正有「自」、「不自」對貞之殘辭，然就其意思而論，裘錫圭〈說「弱」〉云：「『不』、『弗』是表示可能性和事實的……如果用現代的話來翻譯，『不……』、『弗……』往往可以翻成『不會』……。」<sup>45</sup>「不」於卜辭中表示客觀之「會不會」，而「亡」於學界中多釋為「無」，即「沒有」，「來艱」卜辭中「有」通常會與「亡」相對，而非「不」，然就文意而論「不自某來艱」與「亡來艱自某」應是相似的，而(38)「不自畢出來艱」為何不直言「自畢亡來艱」，這或許與語法有關，或是卜辭重點不同，前述(15)「冥亡來艱」與此結構相似，可惜其前無「自」，而「自某有來艱」這一類卜辭目前未見省略「自」的辭例，亦未見「亡來艱」一詞，無法更進一步對比。(39)為卜旬卜辭，貞人卜問下一旬有災咎發生，且會從西方傳來災情，這一條辭例與前述(8)相似，僅是詞彙位置調換而已，至於(37)為省略「來」的用法，整體上與第一類並無太大差異，(41)為殘辭，卜辭中「方」後內容殘缺，僅見「艱」之殘字，第一類句式中有數條「來艱自方」的辭例，此條辭例或可與前

<sup>44</sup> 緜合見蔡哲茂：《甲骨緜合彙編》516，頁469。

<sup>45</sup> 裘錫圭：〈說「弱」〉，收入求錫圭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頁15。

述對應，總體而論，此類卜辭與第一類相似，除(38)第二條辭例以外皆無過於差異之處，將「自某」提前或有強調「來艱」的地點之意。

命辭「來艱」卜辭絕大部分皆不言事類，從內容上可以得知的訊息為「有壞事發生」、「發生地」、「發生方位」等等，然從(39)可以看到「來艱」與「咎（即釋文『求』）」是有差異的，「來艱」卜辭有更為具體的行為。從「來」、「自」二字探討可以看到這類卜辭的重點在於「艱」發生的地點、方位與接收「來艱」的主體，前者自不必多說，由方位或地名決定，不過目前較為完整的「來艱」卜辭的地點皆為商王治下；至於接收「來艱」的主體自語法上判斷即為「我」，「我」即「商王」，所以這類卜辭實際上是從商王的視角來判斷的，本文以為「來艱」之義為「災情傳來」，背後隱有「災情送到商王這裡」之義，而非單純的「災情來臨」。

卜辭中尚有一類卜辭缺少了判斷依據「艱」，故本文不收錄於正文討論，茲移至附錄探討。

#### 四、占辭、驗辭「來艱」句式整理

占辭、驗辭「來艱」句式性質較命辭不同，基本呈現肯定的狀態，即確定有災咎發生以及其具體細節，本文茲一同討論，其相關辭例如下：

(42)□ 卜，□□：□亡𠂇。王占曰：「虫求，虫夢，其虫來媧。」七日己丑允虫來媧□□，□戈化乎告：「方圍于我示…」四日壬辰亦虫來…。四日庚申亦虫來媧自北，子彌告曰：「昔甲辰方圍于収，俘人十虫五人。五日戊申方亦圍，俘人十虫六人。」六月，才臺。  
甲子允虫來自東…亡于旁。

《合》137 反+《合》16890 反+《合》7990 反（典賓 B）<sup>46</sup>

(43)癸… 三

癸丑卜，爭貞：旬亡𠂇。 三  
癸亥卜，爭貞：旬亡𠂇。 三  
癸卯卜，爭貞：旬亡𠂇。 三  
□□卜，□貞：□亡𠂇。 二告  
癸卯卜，爭貞：旬亡𠂇。甲辰□大驟鳳，之夕皿乙巳□逸□五人。五月，才臺。

<sup>46</sup> 緘合見蕭良瓊：〈卜辭文例與卜辭的整理和研究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第二輯，頁 59。漢達文庫可見前賢推導之缺漏字，本文以拓片實際所見內容為釋文，故未將推導之文字加入釋文，下不贅述。

癸丑卜，爭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虫求，虫夢。」甲寅允虫來媧，大告曰：「虫逸芻自盈十人虫二」。

癸丑卜，爭貞：旬亡囚。三日乙卯允虫媧，單丁人豐尿于彖…丁巳免子豐尿…鬼亦得广。

《合》137 正+《合》16890 正+《合》7990 正（典賓 B）<sup>47</sup>

(44)王占曰：「虫求浸，光其虫來媧。」气至六日戊戌允虫□□，虫才  
爻，庚才□，其…農，亦焚画三。十一月。

王占曰：「虫求，其虫來媧。」

《合》583 反（典賓 B）

(45)癸丑卜，爭貞：旬亡囚。王□□：「虫求，媧。」九日辛酉…

癸亥卜，爭貞：旬亡囚。□□□：□求，媧。」五日丁卯王狩…亦才車…

癸亥卜，爭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虫求…」戊辰允虫來媧，沚戩乎告曰：…

《合補》4923（典賓 B）

(46)壬辰亦虫來自西，𠂇乎…圉我奠，翦四邑。」

王占曰：「虫求，其虫來媧，气至。」六…才爻，庚…田農，亦焚画三。

《合》584 反甲+《合》584 反乙+《合》9498 反  
+《合》7143 反+《東文研》B.0571a（典賓 B）<sup>48</sup>

(47)癸未卜，殷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虫求，其虫來媧，气至。」七日己丑允虫來媧自西，徵戈化告曰：吾方圉于我奠…。

□亥卜，殷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□□，□□來媧。」六日□□□虫來媧，沚戩乎□：「吾…」

《合》584 正甲+《合》9498 正+《合》7143 正  
+《合補》6523+《合補》5597（典賓 B）<sup>49</sup>

(48)占曰：「虫□。」之日虫來媧，乃□御史𠂇亦椎人…

乙未宜，允易□。

《合》1075 反（典賓 B）

<sup>47</sup> 緘合見蕭良瓊：〈卜辭文例與卜辭的整理和研究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第二輯，頁 58。

<sup>48</sup> 緘合見蔡哲茂：《甲骨緘合彙編》585，頁 513。。

<sup>49</sup> 緘合見蔡哲茂：《甲骨緘合彙編》585，頁 511。前述(19)已有引用過第一條，因篇幅關係故只引一條以作為範例，此處引用同版兩條以展示此類句式使用情形。

(49) 甲午卜，亘貞：翌乙未易日。王占曰：「出求，丙其出來媧。」三日丙申允出來媧自東，**畫**告曰：「兒…」

《合》1075 正（典賓 B）

(50) 王占曰：「出求，其出來媧。」氣至九日辛卯允出來媧自北，叡妻筭告曰：「土方侵我田十人。」

…出來□…允出來□…乎…東嗇，翦二邑。王步自于司…□丑夕向壬寅王亦終夕。

《合》6057 反（典賓 B）

(51) □□□□□□□。五月。王占曰：「出求，其出來媧。」氣至七日己巳允出來媧自西。徵友角告曰：「吾方出，侵我示田七十人。」五□。癸巳卜，殷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出求，其出來媧。」氣至五日丁酉允出來媧自西。沚獸告曰：「土方圍于我東嗇，翦二邑。吾方亦侵我西嗇田。」

癸卯卜，殷貞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出求，其出來媧。」五日丁未允出來媧，**画**禦…失自強圉六人…

《合》6057 正（典賓 B）

(52) …來媧自徵友唐，吾方圍…翦𠂔示易；戊申亦出來…自西，告牛家。

《合補》1760 反（典賓 B）

(53) □□□，□□：旬亡囚。王占曰：「出求，其出來媧。」 典賓 B

□□□，□□：旬亡囚…允出來媧自西，**𠂔**告曰…翦魋、夾、方、果四邑。十三月。

《合補》1760 正（典賓 B）

占辭、驗辭有關「來艱」的卜辭不少，本文茲擇錄較完整的辭例，從干支及命辭「旬亡囚」來看，絕大部分的辭例為卜旬卜辭，其後占辭才會出現「王占曰：『有求』」，恰好與前述(39)這種「旬有咎」的卜辭形成對比，這裡的卜辭占卜時還不知吉凶，待結果出爐後才知將有災咎發生；而前述則是已知有災禍將發生，再更進一步卜問其於何處發生。以數量而論，絕大多數驗辭有「來艱」的卜辭都是以「旬亡囚」為前提，以「旬有咎」為前提的卜辭可以算特例。

從卜辭形式來看，占辭部分為凶，沒有一定的格式，然「有咎」一詞基本皆會出現，其後可能會有「有夢」、「其有來艱」、「艱」等詞彙，其後驗辭的部分經常會使用「允有來艱」一詞，「其有來艱」與「允有來艱」並沒有強制的因果關係，然而驗辭若出現「允有來艱」，其後必定會出現具體事項。

就卜辭內容而論，大部分的內容與軍事有關，(42)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，其內容通常是某地遭到方國入侵，而後便會有人從某地報告消息給商王，此時的方位為某地之於商王的方位，如(42)兩條詞例皆言「出來媧自北」，表示消息從商王的北方傳遞而來。(43)有三條負面消息的辭例，「甲辰□大驟鳳，之夕皿乙巳□逸□五人。五月，才臺。」、「甲寅允出來媧，才告曰：『出來媧自盈十人出二。』」、「三日乙卯允出來媧，單丁人 尿于彖…丁巳兔子 尿…鬼亦得广。」，其中只有第二條出現「允出來媧」一詞，其後接「才告」，報告有奴隸逃跑一事，這代表「來艱」是需要有一個傳遞過程的詞彙，所以其後才需要有人「告」。第一條「大驟風」前有一字缺漏，此字大概率為動詞，就算不是動詞，為人名、地名等則文意不順，其主體應為商王，此條辭例因為是商王本人遭遇，故省去了「來艱」的步驟，直接敘述事件的過程。至於第三條辭例內容特殊又有缺漏，本文不敢妄下定論，然或許便是因為其內容特殊故刻寫「出來媧」。

(44)在占辭部分就已認為光有來艱，這點非常特別，一般情況下占辭不太會篤定何處會發生災咎，然其命辭部分殘缺無法深入探討，其驗辭雖有殘缺，而從部分字詞可以推斷大抵與糧倉焚毀有關，明面上並非軍事卜辭，不知殘失的部分是否與敵方侵略有關，從而導致糧倉焚毀。另外，(46)第二條卜辭內容與(44)第一條卜辭基本相同，概為同文例。(49)的占辭與(44)類似，不過這裡指的是日期，這條為卜問「易日」的卜辭，概是乙未易日，商王以之為不祥，故推斷隔日有壞事發生，而驗辭部分證實了商王推斷正確，可惜其後殘失，只能知道有東方有禍事發生。

(45)亦為禍事發生地點並非商王身邊的證據之一，第二條卜辭驗辭部分無「允出來媧」一詞，其後所接概為商王狩獵發生災禍一事，其主角明顯為商王；第三條卜辭驗辭出現「允出來媧」，其後馬上接「沚戩乎告曰」表示有人來告。

值得注意的是(51)有一條西方被侵略的消息，「土方圍于我東畧，翦二邑。吾方亦侵我西畧田。」來艱的方向只有西方，而卜辭中提及「東畧」、「西畧」，則此處的「我」應當作上告之人較為合理，以此條辭例來說即為「沚戩」，故其報告的內容大意為其領地的東畧及西畧皆遭受到敵人入侵，如此便是領地被夾擊故向商王求助的情形。再將結論推之其餘結構類似的辭例，則上告之人所言的「我」應為自己而非商王，如此更證明了「來艱」強調的事有禍事傳來給商王，而非單純某處有禍事發生。

綜上所述，大部分的「來艱」都是需要有人傳遞消息的，而並非單純指某個地方發生災禍，如此「來」才有使用的意義，若其意義不大，就不會出現絕大部分「來艱」卜辭使用「有來艱」而不直接用「有艱」一詞，相反，若是商王親自遭受到災禍則會用「艱」、「有艱」等詞而不用「有來艱」。

## 五、結語

「艱」字字形包含「媯」、「艱」以及花東子卜辭之「莫」，其於卜辭之義學者多以之為災咎，其相關事類也確實與災禍有關，然卜辭中有眾多與災禍相關的文字，除去不同組類用字習慣外，其文所含意義應有所差異，若將其全部概括為災禍則其義過於模糊，而「媯」字象人對鼓而坐之形，可傳世文獻中戌守邊疆之士傳遞軍情之方式呼應，又卜辭中常出現之「來艱自某」一詞表某處出事，「來」字於卜辭中作往來之義，而其義應更接近於「來」，應有「過來」、「回歸」之義，如「王來征方」、「王來征孟方」等辭例皆是商王打勝仗歸來之辭，「來艱」之「來」則更為強調致送義，即消息的傳遞。故本文以為商王應作為接收災禍訊息的主體，即「收到從某處來的災禍訊息」，如此才更符合「來艱」一詞的用法，一些「來艱」前後加有「自某」一詞也解釋得通了。

「來艱」卜辭經疏理過後，其應用範圍可以發現以下數點：一、其使用範圍為商王或其屬臣的領地，除了命辭部分直言某地有來艱外，驗辭部分出現允有來艱自某後，其後所出現的地名亦為商王或其屬臣的領地。二、來艱卜辭的發生地點與商王有一段距離，這點從驗辭部分可以明顯看出，出現來艱的辭例，會出現上告之人報告某處出現禍事，而此處通常為上告之人的管轄範圍，若是商王發生禍事則不會使用來艱一詞。三、其內容大部分與軍事有關，但實際應用的事例應該更廣，命辭方面便已出現與祭祀相關之來艱卜辭，驗辭也有奴隸逃跑、糧倉遭焚一事，唯其皆僅出現一至二例，故本文備此一說，以俟未來證明。

最後，「來艱」卜辭相較於「艱」，「來」的重要性更高，為此類卜辭必要的動作，本文第二節已探討「媯」指戌守邊疆之士卒傳遞訊息之方式，而第三、四節命辭與驗辭的「來艱」卜辭的討論中也不難看出「來」是貫穿「來艱」卜辭的重要關鍵，「來艱」卜辭所謂「有來艱」應近似於現今的「有來信」，而其消息局限於負面。

「艱」字除「來艱」以外尚有其他用例，「來自」除了「艱」以外還可以於其餘文字搭配，「來艱」卜辭雖為目前最常見之「來+某+自某」句式的卜辭，然若能統整「來艱」卜辭以外的相似辭例，以及其餘表示災咎的文字，相信更能清晰分辨「來自」的用法以及各字的類別以及使用場合。

## 徵引書目

### (一) 專著

- [清] 孫詒讓：《名原》，日本早稻田大學藏本。
- 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 年。
- 王襄：《簠室殷契徵文考釋》，收入唐石父、王巨儒整理：《王襄著作選集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
- 王襄：《簠室殷契類纂》，收入唐石父、王巨儒整理：《王襄著作選集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5 年。
- 李孝定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70 年。
- 裘錫圭：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5 年。
- 屈萬里：《殷墟文字甲編考釋》，收入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20 年。
- 林宏明：《醉古集——甲骨的綴合與研究》，臺北：萬卷樓，2011 年。
- 唐蘭：《殷墟文字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 年。
- 孫海波：《甲骨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。
- 張玉金：《甲骨文語法學》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1 年。
- 郭沫若：《卜辭通纂》，收入《郭沫若全集》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2 年。
- 陳劍：《甲骨金文考釋論集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7 年。
- 楊樹達：《卜辭瑣記》，收入楊樹達著：《楊樹達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 年。
- 蔡哲茂：《甲骨綴合彙編》，臺北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 年。
- 羅振玉：《增訂殷虛書契考釋》，東方學會，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，1927 年。
- 饒宗頤：《殷代貞卜人物通考》，收入《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9 年。
- Serruys, Paul L.-M. (司禮義)：“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” T’ oung Pao 60.1-3, 1974, 12-120.

### (二) 期刊論文

- 王坤鵬：〈商代沚方考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2017 年第 3 期，頁 59-64。
- 左勇：〈甲骨文所體現的商代建築技術舉例〉，《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》2017 年第 3 期，頁 6-8、77。
- 江俊偉：〈「來艱」卜辭與殷商地理空間觀念補議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2023 年第

1期，頁 53-60。

武亞帥：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，《河北北方學院學報》第 32 卷第 3 期（2016 年 6 月），頁 10-13。

孫海波：〈卜辭文字小記續〉，《考古學社社刊》1936 年第 5 期，頁 45-57。

殷康：〈古鼓和古文鼓字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79 年第 3 期，頁 196-199。

張秉權：〈卜辭𠂔正化說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29 本下冊 1958 年 11 月，頁 775-792。

葉正渤：〈卜辭「來媧」研究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2004 年第 1 期，頁 14-17。

### （三）會議論文集

周忠兵：〈歷組卜辭新綴十組〉，《中國文字研究》第十二輯，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 年，頁 60-62。

蕭良瓊：〈卜辭文例與卜辭的整理和研究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第二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 年，頁 24-64。

鍾柏生：〈冥地考〉，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，1996 年，頁 12-16。

### （四）學位論文

馬盼盼：《殷墟甲骨文所見地名的整理與研究》，北京：吉林大學古文字學博士論文，2022 年。

張宇衛：《甲骨卜辭戰爭刻辭研究——以賓組、出組、歷組為例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13 年。

趙鵬：《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於斷代的意義》，北京：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，2006 年。

### （五）網路資源

李愛輝：〈甲骨拼合第 466～475 則〉第 472 則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12091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7 月 2 日。

周忠兵：〈甲骨新綴三組〉第三組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532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7 月 6 日。

孫俊、趙鵬：〈「艱」字補釋〉，參見：[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995#\\_ednref43](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995#_ednref43)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9 月 18 日。

陳劍：〈甲骨金文舊釋「𦫑」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〉，參見：<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281>，瀏覽日期：114 年 3 月 7 日。

漢達文庫，參見：<https://www.cuhk.edu.hk/ics/rccat/>。

蔡哲茂：〈論殷卜辭中的「𠂔」字為成湯之「成」——兼論「𠂔」「𠂔」為咸字說〉，

參見：<http://www.fdgwz.org.cn/Web>Show/1223>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7 月 6 日。

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》第 192 組，參見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，瀏覽日期：113 年 7 月 2 日。

## 附錄

卜辭中尚有一類卜辭作「有來自某」、「亡來自某」，這些卜辭由於缺少了「艱」字，基本無法判斷這些辭例是否省略「艱」，且「來自」本身便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結構，反而「有來艱自」這一結構後世不見，所以無法妄下定論，武亞帥的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便已注意到這個問題：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卜辭中有為數不少的「有來+自+西／南／北」句式。如：

13.丙申卜，古貞：有來自西。

貞：亡其來自西。(《合集》7112)

14.癸酉卜，岳貞：有來自西。

亡其來自西。(《合集》7103 正)

.....

以上諸例中，例 13 和 14 出現「有來自西」和「亡其來自西」正反對貞的情況。司禮義指出：「在一對正反對貞的卜辭裡，如果其中一條卜辭用『其』字，而另一例則不用，用『其』字的那條所說的事，一般都是貞卜者所不願看到的。」……它們顯然不是「其有來艱」的省略形式，因為沒有人願意看到災難的發生。可是，除此之外的其他諸例很難將其排除在「其有來艱」的省略形式之外，且「其有來艱」和「其有來」有同版共見的情況。如：

19.〔癸未〕卜，貞：〔旬〕無䷦。王占曰：「有咎，有夢，其有來艱。」  
甲子允有來自東？亡於。(《合集》137 反)

20.王占曰：「？艱，丙其有來，不？丁未？」(《合集》7161)

這兩條卜辭直接證明了「其有來」是從「其有來艱」省略而來。<sup>50</sup>

其觀點有一定道理，然其對於「其有來」為「其有來艱」之省略過於武斷，《合》137 反癸未所卜之事與甲子並無關係，其下一旬應為甲申，且其卜辭後是有驗辭的，相關內容會於下文敘述，至於《合》7161 為驗辭，與一般命辭之形式或有不同，且其內容明顯殘缺，若將其作為證據稍顯不足，本文以為若要證明「其有來」為「其有來艱」的省略，最好的辦法是於同版見到兩種形式的卜辭，可惜目

<sup>50</sup> 武亞帥：〈說卜辭中的「其有來艱」〉，頁 11。

前未見，而卜辭中還可見許多「有來」相關的用例，如：

(1) 甲辰卜，亘貞：今三月光乎來。王占曰：「其乎來，氣至，隹乙。」  
旬出二日乙卯允出來自光，以羌芻五十。 小告

《合》94 正（典賓 B）

(2) 貞：其出來自羌自西。

《綴集》349（典賓 B）

(3) 出來自南，以龜一。 二

《合》7076 正（賓一）

(4) 貞：其出來戒。 一

《合》7740（典賓 B）

(5) …嬪，其出來齒。

《合》17078 反（典賓 B）

從辭例來看，其後可接正面或負面詞彙，「有來」性質的好壞是由其後文字的性質決定了，(5)甚至出現前面有「艱」，後面用「齒」表示災咎的情形，故單純將「有來」視為「有來艱」的省略是不妥的，更常見的是其後直接接方位或地點，表示自其處過來，故本文不收錄「其有來自」的句式，茲於此節說明原因。